

大力金剛掌
著

茅山后裔

第二卷

兰亭集序

作者最新深度修订版

远征埃及，叩入巅峰古文明异术
深入异邦，追索中华瑰宝《兰亭集序》

茅山后裔

大力金刚掌 著

第二卷

兰亭集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茅山后裔. 2, 兰亭集序 / 大力金刚掌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500-0563-1

I. ①茅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1976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茅山后裔2: 兰亭集序
作 者 大力金刚掌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统筹 柯利明 李国靖
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
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
特约策划 林苑中 周 强 师素珍
特约编辑 麻志新
封面设计 郑力琿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印 张 20.5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
ISBN 978-7-5500-0563-1

赣版权登字—05—2013—8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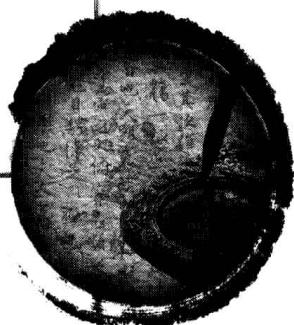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不速之客	001
第二章	瑟琳夫人	006
第三章	阿努比斯之子.....	011
第四章	被诅咒的布袋.....	016
第五章	羊皮地图	021
第六章	失落的古城.....	026
第七章	盗墓者之颅.....	032
第八章	冥界之梯	037
第九章	阿皮范	042
第十章	夙 印	048
第十一章	端倪初露.....	053
第十二章	代得夫拉之死.....	059
第十三章	尸 脉	064
第十四章	万魄魑崇.....	069
第十五章	里应外合.....	074

第十六章	国王墓室.....	079
第十七章	引龙符	084
第十八章	堕落之井.....	089
第十九章	打道回府.....	094
第二十章	真相大白.....	100
第二十一章	牌 位	105
第二十二章	丁神相.....	110
第二十三章	误国之谎.....	115
第二十四章	九尾狸猫.....	120
第二十五章	炼尸窑.....	125
第二十六章	云凌子.....	130
第二十七章	旁 嗣	135
第二十八章	卖 国	140
第二十九章	连环计.....	145
第三十章	捐 躯	150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三十一章	金百合计划.....	155
第三十二章	保 镖	160
第三十三章	三兄弟.....	165
第三十四章	咳 位	171
第三十五章	引葬大阵.....	176
第三十六章	巡山者.....	180
第三十七章	俘 虏	185
第三十八章	阴 怒	190
第三十九章	铁槌子.....	195
第四十章	骹 气	200
第四十一章	石 头	205
第四十二章	黄金网.....	210
第四十三章	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..	215
第四十四章	9分35秒.....	221
第四十五章	分 工	226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四十六章	百尺崖.....	232
第四十七章	新 闻	238
第四十八章	精忠阵.....	243
第四十九章	实 情	248
第五十章	922 房间.....	253
第五十一章	脸 影	259
第五十二章	来 电	264
第五十三章	绝 书	269
第五十四章	坐 尸	275
第五十五章	黄老汉.....	280
第五十六章	尘封往事.....	285
第五十七章	护道者.....	293
第五十八章	李约的计划.....	298
第五十九章	业余特工队.....	303
第六十章	茅山五子.....	308
第六十一章	血债血偿.....	313

第一章 不速之客

有了钱，张国忠第一件事便是完成师父的遗愿——重修通天观，为了尽可能将通天观恢复原貌，张国忠不惜重金聘请建筑设计院的专家到操场河村实地考察，并根据村民的回忆以及残留的地基确定设计图，折腾了大概五六个月，一座崭新的通天观算是落成了，而且还通了电和自来水。此外，张国忠还亲自到龙虎山聘请了几名道友前来通天观主持日常的法事，这么一折腾，这通天观的香火反倒旺了起来。

忙乎完通天观的事，张国忠开始学习驾驶，拿到白本^①后直接买了一辆桑塔纳，一时间街头巷尾闹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大体上是气人有笑人无的话，甚至有造谣的。无奈，张国忠干脆举家迁往郊区居住，顺便在李村投资开了一家养鸡场和一家养猪场，自己当起了总经理，并把李村长的大儿子请来当了厂长。

白天，张国忠偶尔在养殖场里溜达溜达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钻研命理阵图，以前因为学艺不精，险些把命送了，现在有了时间有了钱，

① 白本：当时的驾照，有实习驾照和正式驾照之说，持实习驾照安全驾驶满一年后才可转为正式驾照，那时的实习驾照，俗称“白本”，正式驾照俗称“红本”。



是时候该提高提高了。

老刘头则充分体现了老一代人“有钱先买房子置地”的心理，一次性买了十几套单元房，干脆把几个亲戚都接过来住了，自己住三套，也算是老来得福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的工夫，时间进入90年代。这几年里，张国义可算得上是官运亨通了，自从吴局长退休后，又调来了一个孙局长，没两个月就被张国义马屁拍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短短几年的工夫，张国义从一个普通的司机一下子爬到了局长办公室主任的位子。张毅城的中考成绩虽说是一塌糊涂，但有孙局长亲自批的条子，还是顺利考入了一所市重点中学，学校是张毅城自己挑的，当然，这也是柳蒙蒙考的学校。

这一天，老刘头吃饱喝足，正躺在躺椅上听戏，忽然门铃响起，此时陈婶不在家，老刘头只好自己去开门。

“谁呀！？”老刘头八百六十个不耐烦。

“我！”门外的声音好像挺耳熟的，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谁了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老刘头批了件衣服开门一看，立刻就是一寒战，只见门外这位一身白色中山装，短发，白头，一个让自己头疼的名字立即浮现在眼前——秦戈，后面还跟着一男一女，都挺年轻，但没见过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老刘头把门关了个严严实实，“你找错人啦！走吧！”

吃了闭门羹，身后两个年轻人都是一脸的无奈，唯独秦戈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，不慌不忙地把一张照片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，然后看着手表，伸出手指头开始读秒，5、4、3、2……

当秦戈读秒到读到1的时候，门忽然又开了，只见老刘头戴着老花镜正在看相片，“秦爷，俗话说，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你想干什么直接说吧！”老刘头手里的照片，是一个青蓝色的瓷盘，成色也不怎么新，但在老刘头眼里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物件，照片上的东西，乃是一件完整的“汝窑^①”青瓷盘，如果是真品，那价值就不能用钱来衡量了。

“刘先生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能进屋说吗？我们找了两天才找

① 汝窑：中国古代著名瓷窑，创烧于北宋晚期，因其窑址在汝州境内（今河南临汝、宝丰一带），故以得名，有“宋瓷之冠”的美誉。因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，烧造时间短暂，故传世亦不多，流传到至今的真品全球范围内不足百件，若为汝窑真品，哪怕是碎片，其价值都要以百万衡量。

到你家。”秦戈面带微笑，微微鞠了一躬。

“行吧……算我倒霉认识你……”老刘头将三人让进屋里。

“这位是艾尔逊，孙启林先生的私人保镖，”秦戈介绍道，“这位是刘丹，考古专家。”

“哦，两位好啊……”老刘头贼眉鼠眼地偷瞟这两个年轻人，只见这个所谓的私人保镖，看挺胸抬头的气质，应该是练过的，走起路来有板有眼，八成是当兵的出身，而这个所谓的考古专家，花枝招展的好比电影明星一样，不晓得秦戈带他们来，又有什么居心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您能帮一个忙。”秦戈还是以前的说话风格，开门见山，决不拐弯抹角。

“帮成了，这个就送我？”老刘头捏着照片狐疑道。

“即使帮不成，只要你肯帮，这个就送你，但我相信你能成功。”秦戈上来先把老刘头的退路给封死了。

“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老刘头仔细看了看这张瓷盘的照片，“不会是假的吧？丑话说在前边，上次那种事我可不去！”

“这是孙先生的镇宅之宝，保证是真品。而且我保证这次不会有危险的，我保证。”秦戈从包里拿出一张人体胸部的X光片，“刘先生，你认得这个吗？”

“认得，这不是胸透的片子吗？告诉你，我可不懂西医，找我治病，你可找错人了。”虽说假装做漠不关心，但盯着照片的时候，老刘头的眼角里还是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贪婪。

“刘先生，你看这里……”秦戈指着片子心脏部位的一个点，“这并不是异物，而是一个肿块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老刘头也注意到了，在X光片上的心脏部位，有一块暗暗的阴影，只有逆着日光灯管才能看出来。

“这是啥？瘤子？”老刘头举起X光片，“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？”

“错，刘先生，我们怀疑这是一种诅咒。”刘丹忽然开口道，“不瞒您说，X光片上这个人，是孙启林先生的儿子孙亭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前不久他说要去埃及考古，但后来被人发现昏倒在开罗街头，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。”

“诅咒？”老刘头的眉头立即皱了起来，埃及的诅咒，尤其是法老



诅咒，这东西自己倒是听说过，在西方传得神乎其神的，但一直以为是以讹传讹，“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不是病？”

“他的脉搏和心跳都正常，但在美国最好的医院，医生却没办法让他醒过来。”秦戈若有所思，点燃了烟斗，“而且最离奇的，就在孙亭出事后的第五天，一艘渡船从尼罗河里打捞出一具尸体，通过其身上的护照，确定那个死者就是与孙亭一同出发去埃及的好友。经过尸检，发现那个人的心脏位置，也有这样一个肿块，而且，此人并非死于溺水……”

“莫非是他杀？”老刘头也有点奇怪，这和前两年遇到的降头术倒有点像，只不过听起来更怪。

“法医也不能确定他的死因……”秦戈默默道，“但法医说，死者的脑浆已经变成了橙黄色，而且像橘子汁一样的稀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多年未出山的老刘头，一抬眼正好看到窗台上放着半瓶橘子汁，不管从颜色上还是稀释程度上，都跟秦戈的描述十分吻合，这股恶心劲就甬提了。

“此外，这次同行的还有三个人，也失踪了。埃及警方怀疑他们已经死了，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尸体，特别是其中一位英国人，曾是大英博物馆的顾问，他的失踪在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……”刘丹继续道，看来这名女子虽说看着像花瓶，但说起话来却有着十足的学术气质，有板有眼，一丝不苟，像个办正事的，“我们这次来，主要想请您去救孙亭，如果真的是诅咒的话，他的症状显然比他的朋友轻了不少，经过医生的脑部CT检查，他的大脑并没有异常，身体对外界刺激有反应，有脑电波，说明他还是有意志的，只不过是深度睡眠。但让医生束手无策的是，他的脑电波在一天天地减弱，医生估计，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最多三到五个月，即使能保住命，也会成为脑死亡。”

“埃及我不去，有言在先！”老刘头伸出一个手指，“这是第一条。还有一条，诅咒那东西，我没碰过，只能说看看。不行的话，我可就不管了，但这玩意我得带走！”老刘头手里拿着瓷盘的照片一个劲地晃悠。

“没问题！”看老刘头答应了，秦戈长出了一口气，“刘先生，孙先生给您的邀请函，我们带来了，希望您明天就去办理出国手续，大使馆的朋友我们已经打好招呼了，可以直接办理签证。我希望您能在后天做好一切准备！”

“你别那么着急啊！我得跟国忠打个招呼，顺便问问他去不去……”提到张国忠，老刘头恍然大悟，“对了秦爷，这事，你怎么不找国忠，直接来找我啊？”

“你觉得，张掌教，会对那照片上的东西感兴趣吗？”秦戈微笑道。

“咳，他娘的又让这老小子给涮了……”老刘头嘟囔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老刘头就骑车去了张国忠家。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，原来张国忠和张毅城还有一位公安局的同志前两天去山东了，而且是带着宝剑走的，但究竟干什么去了，不知道；什么时候回来，也不知道；住哪里、怎么联系，还是不知道。

“嘿！这个小兔崽子，翅膀硬了，去干啥也不打个招呼……”老刘头一肚子郁闷地骑车回了家，刚到家门口，就发现昨天那个私人保镖艾尔逊，正坐在一辆小轿车里贼眉鼠眼地四处乱瞟，发现老刘头回来了，立即一本正经地走下车，“刘先生，秦先生安排我开车送您办出国手续，他希望我们明天这个时候能坐在飞机上……”说罢摆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“开啥玩笑，欺负我岁数大不懂行啊？”老刘头把自行车一支，看都没看小轿车，“光开证明少说得一个礼拜！明天走，说梦话哩……”

第二章 瑟琳夫人

事实证明，老刘头还是低估了秦戈的办事能力。在艾尔逊的安排下，老刘头根本就没走正规的手续流程，而是拿着护照直接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，签证官还就直接签了，什么证明都没要，似乎对方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老刘头去验明正身呢。虽说由于准备法材与办理一些国内手续还是耽搁了一天，但四个人仍然在第三天晚上登上了由北京飞往华盛顿的航班。

到了华盛顿，四人马不停蹄，又上了一架小飞机。这架小飞机看来似乎是那个孙启林的私人飞机，机舱内有如高级宾馆一样豪华，酒水饮料一应俱全，而且只坐了他们四个人。此时，老刘头对这个孙启林的实力也大概了解了一点，似乎不在那廖七之下，“秦爷，孙家不是在华盛顿吗？咱这是往哪儿飞？”

“罗切斯特机场……”秦戈不停地看表，“孙先生已经先到一步了……”

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，梅约医疗中心。

一间重症监护室外，老刘头见到了等待已久的孙启林。

“你……就是刘先生吧！？”一位白发老者手撑拐杖吃力地站起来

迎接，旁边两名戴着墨镜的年轻男子赶忙上前搀扶。

“正是在下，孙启林孙先生？”老刘头抱拳回礼。

“希望你能救救我儿子……”孙启林的眉宇间，透着一丝绝望与憔悴，已经眯成一条缝的眼睛，似乎要涌出泪水。

“呃……我一定尽力，孙先生，你不必激动，我这就去……”说罢，老刘头要推门进屋，而孙启林却一把抓住老刘头的衣服，“现在瑟琳夫人在里面，我希望您能等一下……”孙启林脸上泛起一丝尴尬。

“瑟琳夫人是谁？”老刘头也一皱眉，满脸的不痛快，自己大老远从中国赶过来，却得给这个什么瑟琳夫人让路。

“瑟琳夫人也来了？”站在一旁的刘丹瞪大眼睛，“瑟琳夫人是欧洲最有名的除灵者，以前有人中了图坦卡蒙的诅咒，就是瑟琳夫人为他们除灵的。”

“哦？除灵？”老刘头虽说也研究过一些西洋文化，但对于除灵这个名词可是第一次听说，“刘……刘同志，你能详细地说说那个图什么蒙的事吗？”

“图坦卡蒙是埃及新王国第十八代法老，1922年，霍华德·卡特先生和卡尔纳冯伯爵首先发掘了他的金字塔，但参与发掘的大多数科学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诅咒，而且有人离奇死亡。”刘丹道，“从此之后，他的金字塔便成了考古学家的禁地，甚至连盗墓贼都不敢去。但十几年前，曾三位考古学家再次发掘他的墓葬，而其中两位中了诅咒，幸亏瑟琳夫人，才让他们转危为安。”

“这三位考古学家现在能找到吗？”老刘头皱眉道。

“这三位考古学家，就是这次失踪的三位科学家……”刘丹默默道。

正在这时，门开了，一位洋老太太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。

“我儿子怎么样？”孙启林先生急切地问道。

“很抱歉，我无能为力……”

“请问夫人，依你看，孙少爷的情况如何？”老刘头一抱拳，一口地道的伦敦腔甚至让一旁的秦戈也吃了一惊。

“你是？”瑟琳夫人满脸疑惑地看着孙启林。

“哦，这是我从中国请来的朋友，也是为我儿子的事来的……”孙



启林道。

“您的儿子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诅咒，我无能为力……”瑟琳夫人道，“而且，似乎有一种神灵在阻止我这么做……”

“唉！”孙启林的两行老泪顿时涌了出来，“这个不争气的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得去考什么古，都是我害了他啊！”说罢竟然老泪纵横。

“孙先生，您不用着急，天无绝人之路……”秦戈上前安慰道，“刘先生，看你的了……”

老刘头此时也是忐忑不安，虽说没放什么厥词吧，但既然自己对这位瑟琳夫人的结论表现得满不在乎，就要拿出点真东西来，万一得出来的结果跟这位夫人一样，这面子可就栽大了。

“这位先生也懂除灵？”瑟琳夫人问道。

“是的，他同样身怀绝技！”秦戈回答瑟琳夫人的同时，微笑着看着老刘头。

“请问，我能看吗？”瑟琳夫人对神秘的中国方术也是心存好奇。

“当然可以……”老刘头边说边进屋，“中国法术，不怕看……”

出于好奇，所有人都进了屋，甚至连那两个戴着墨镜的男子，也把眼镜摘了，眼都不眨一下地注视着老刘头的一举一动。

“丢了魂了……”老刘头扒开孙启林儿子的眼皮，只见其瞳孔小得可怜，至多有一粒小米那么大。

“什么是丢魂？”孙启林问道。

“在中国，小孩经常丢魂，但大人少，”老刘头开始掏布兜子拿东西，“我先招一下试试……把窗户打开！”

秦戈上前推开了病房窗户后，三炷香在床头点起，只见老刘头手持桃木剑念念有词，烟雾竟然在香的周围绕起了螺旋状的气团，室内并没有对流空气，而三缕烟雾在围着香转了一圈以后，竟然纷纷往窗外飘去。

“My Jesus^①！”瑟琳夫人暗叹，不仅是瑟琳夫人，在场所有人都把眼睛瞪圆了，这种奇怪的现象还真是头一次见识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的工夫，三炷香都烧到底了，老刘头忽然睁开眼

① My Jesus：英文中的感叹词，意译为：天呐！

用手狠狠地砸了一下大腿，“没有！”

“什么没有？”孙启林战战兢兢地问道，“刘先生，我儿子还有没有救？”

“孙先生，贵公子的魂魄，没有！”老刘头一撇嘴，也很无奈。

“刘先生，请您说清楚些！”秦戈皱着眉问道。

“世间有阴阳两界，贵公子的魂魄既不在阴间，也不在阳间……”老刘头无奈道。

“那么说，您也没办法？”孙启林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眼珠子瞪得跟核桃一样大，“您是说，我儿子的魂魄消失了？我……我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孙启林竟然两眼一翻，昏倒在地。

“孙先生！”秦戈赶忙扶起孙启林，“还愣着干吗？快叫医生！”两旁的两位男子这才缓过劲来，赶忙小跑出了门。

“尊敬的瑟琳夫人，我有一些事想请教你……”老刘头走到瑟琳夫人的面前，以欧洲的礼仪吻了一下瑟琳夫人的手背，“请问你从孙先生的身上看出了什么？还有，我听说几年前，您解除过图坦卡蒙的诅咒，那些人的状况是怎样的？和孙先生儿子的症状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他们每个人的身体上都有一个邪恶的灵魂……”瑟琳夫人道，“而且，这些邪恶的灵魂会引导他们走向死亡……我警告过他们，不要再接触这些东西了，但他们不听……”瑟琳夫人稍微回想了一下，“图坦卡蒙的诅咒，和孙先生身上的诅咒有很大不同，图坦卡蒙的诅咒，并不在他们体内，而孙先生身上的诅咒，就在他身体当中，所以我无能为力！”

“就在身体当中？”老刘头一阵寻思，“莫非是‘散魂咒’？不对啊，‘散魂咒’是给死人下的，而且身移则破啊！邪恶灵魂会引导他们走向死亡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在老刘头听说过的所有邪术中，大部分邪术是直接把人弄死，即使是闹撞客，也从没听说有“引导人走向死亡”这么一说，不知道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大所导致的理解错误，还是西方真有这种离奇的东西。

“刘先生！”老刘头正低头琢磨这个瑟琳夫人的话时，孙启林自己醒了过来，忽然一把抓住了老刘头的胳膊，“刘先生！我听阿戈说过你的本事！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！我孙启林感激不尽！”

“孙先生请不要这样！”老刘头赶忙上前搀扶，“有话请慢慢说！”



这孙启林从外表上看，可比老刘头老了不少，且不论真实年龄大小，单就这么一位素不相识且一步三晃的老爷子在自己跟前哭天抹泪的，老刘头就觉得有失礼仪。

“我儿子的魂魄到底在哪儿？”孙启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。

“孙先生你先别着急……”听瑟琳夫人说这诅咒就在孙少爷体内，老刘头干脆把罗盘掏了出来，凑到了孙启林儿子的身体旁边。

“果然有问题……”老刘头喃喃道，只见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抖动，但幅度很小。这时，两个墨镜青年正好带着两位医生进了屋，“医生先生，请问，孙先生体内的肿块能否切除？”此刻老刘头第一想到的便是秦戈那张X光片上心脏位置的那个肿块。

“不可以！”医生的语气很坚决，“那个东西，在心脏正中央，动手术的成功率低于百分之一！”看来这个医生对孙家少爷的病情还是很了解的，“那个东西如果手术切除的话，还不如直接进行心脏移植！”

“刘先生！”听医生这么一说，孙启林的声音都颤抖了，“你要是能救活我儿子，我孙启林什么都答应你！刘先生！”

“孙先生您别激动……”老刘头这一下也被将住了，帮吧，麻烦大了，不帮吧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也显得太不尽人情了。“秦爷，上次你说，孙少爷晕倒的地方……在哪儿？”

“开罗……”秦戈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，似乎这一切，都在他的预料之中……